

# 洩露的天機

——中國相術與命學

張明喜 著

中華書局

# 洩露的天機

——中國相術與命學

張明喜 著

無錫教育學院  
圖書館藏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鍾潔雄



書名：洩露的天機  
——中國相術與命學

著者：張明喜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 450-452 號

印刷：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土瓜灣木廠街36號  
聯明興工業大廈9樓

版次：1990年10月初版  
© 199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137 7

# 目 錄

## 上 編

- 一、歷史蹤迹…………… 3
  - 1. 蒙昧時代：  
    籠罩於夏、商、周三代的天帝命定論…………… 4
  - 2. 混沌初開：  
    春秋戰國之際個人命運的思考和相術的誕生…………… 7
  - 3. 點化成金：  
    兩漢之際的相命熱以及相術、命學理論的初建…………… 14
  - 4. 迷狂歲月：  
    泛濫成災的唐宋談命之風和命學家族的繁衍…………… 20
  - 5. 百川灌河：  
    明清之際相術、命學的系統整理…………… 29
- 二、相人、命士…………… 37
  - 1. 成分解析…………… 38
  - 2. 白衣卿相…………… 46
- 三、家族譜系…………… 53
  - 1. 相 術…………… 54
    - (1) 結穴看相法…………… 56
    - (2) 相 笏…………… 56
    - (3) 太素脈…………… 57

(4)三世相法 .....	58
2. 時辰推命 .....	59
(1)五行稱命法 .....	60
(2)貴賤定格五行相法 .....	61
(3)撲地虎 .....	62
(4)兩會鉗 .....	62
3. 八卦、易象推命 .....	63
(1)皇極先天數 .....	66
(2)範圍數 .....	68
(3)成數大定 .....	69
(4)八卦推命法 .....	69
4. 星象推命 .....	69
(1)五星推命法 .....	71
(2)九宮八卦遁法 .....	73
(3)紫微斗數 .....	73
(4)星座推命法 .....	73
5. 功過格 .....	76

## 中 編

切片之一——“風鑒” .....	81
一、“風鑒”概說 .....	81
二、看相的種類 .....	84
1. 相 骨 .....	84
2. 相 面 .....	88
3. 相 身 .....	109
4. 相手足 .....	110
5. 相形神 .....	121
6. 相氣色 .....	123



7. 相聲行言談·····	130
8. 相 痣·····	133
三、女相種種·····	137
1. 女性壽夭之相·····	138
2. 女性善惡之相·····	138
3. 女性貞淫之相·····	138
4. 女性貴賤之相·····	139
5. 女性婚姻之相·····	140
6. 女性刑尅之相·····	141
7. 相妊娠·····	141
切片之二——“八字”·····	143
一、“八字”概說·····	143
二、“八字”推命的原理·····	145
1. 陰陽五行·····	145
2. 四時方圓·····	148
3. 寄生十二宮與五行休旺·····	150
4. 天干地支·····	151
5. 干支的會合刑沖·····	156
6. 干支配合·····	161
7. 三 元·····	163
三、“八字”編排法·····	165
1. 推年法·····	165
2. 推月法·····	166
3. 推日法·····	167
4. 推時法·····	168
四、推命與命局·····	170
1. 神殺（煞）推命法·····	171

2. 納音推命法	184
3. 六神推命法	193
五、行運法	211
六、“八字”推命的內容	214
1. 性情形狀	214
2. 貧賤兇惡	215
3. 壽 夭	215
4. 六 親	216
5. 女 命	218
6. 合 婚	219
7. 疾 病	220

## 下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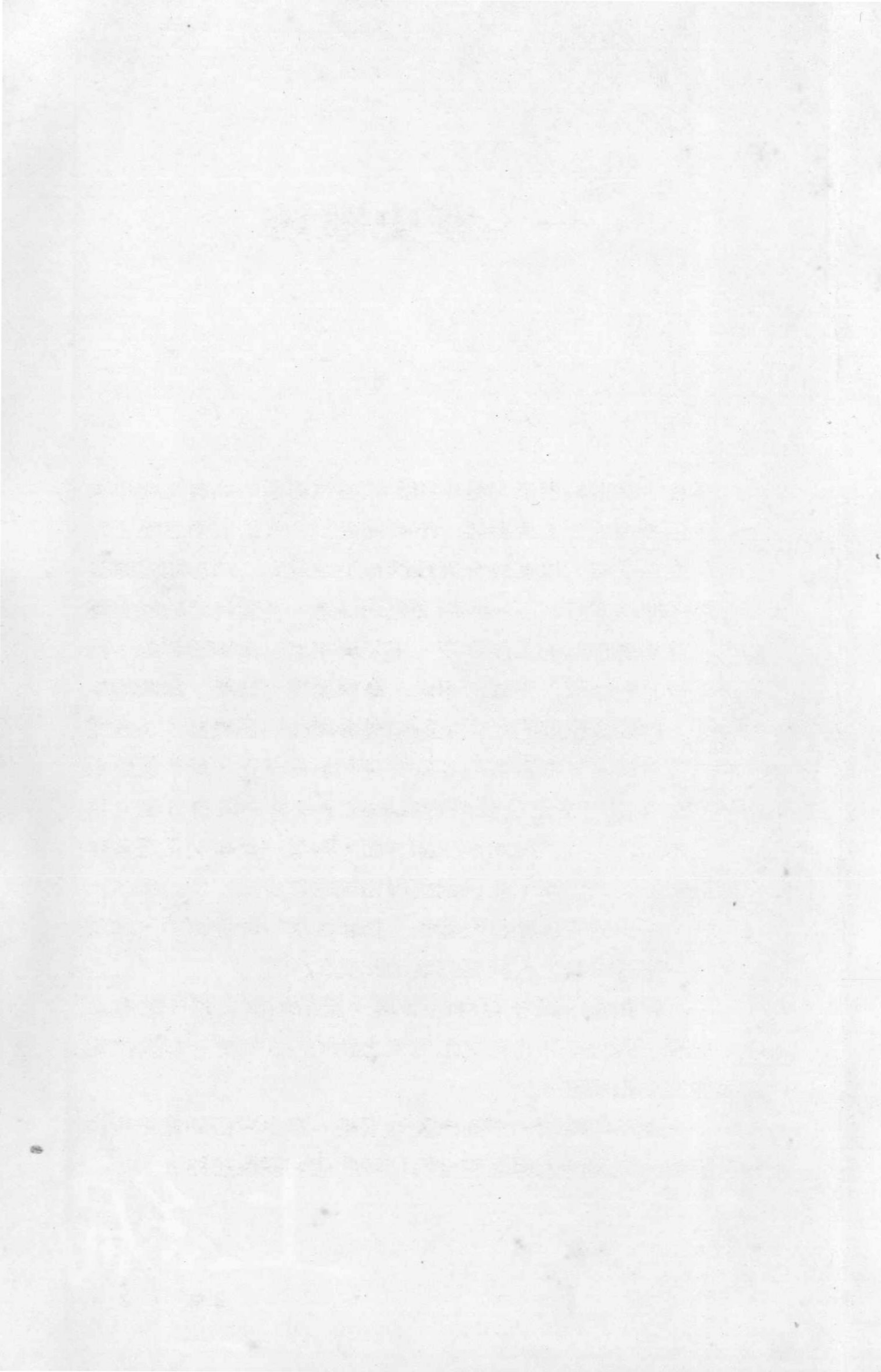
一、結晶：中國古代相術、命學博大精深的涵容	225
1. 相術、命學與哲學	225
2. 相術、命學與倫理	239
3. 相術、命學與宗教	248
4. 相術、命學與科學	255
二、輻射：看相、算命習俗對社會的影響	263
1. 政 治	263
2. 軍 事	265
3. 藝 術	267
4. 世俗生活	274
三、滲透：看相、算命習俗對民族文化心態塑造的參與	280
1. 命運觀	280
2. 審美觀	289
3. 價值觀	294
四、窺視：對相術、命學的思考	299

1. 歷史的詰難·····	299
2. 泛說印象·····	303





# 上編



## 一、歷史蹤迹

看相、算命的習俗，是中國古代最爲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之一。但是由於“末流猥雜、不可殫名”，人們反而忽略了它特殊的文化價值，以至於今天我們還不曾見到一部有關它的較爲完整系統的“行狀”。人類文化的演進，有着自己的歷史邏輯，並遵循着自己的工作程序。不了解相術、命學的起源，就無法窺破它的性質；不弄清相術、命學發生、發展、頹敗的生命歷程，就難以把握它活生生的精神命脈和內部機制；不考究中國古代看相、算命習俗的具體表現和嬗變演化，就不能恰如其分地估量這一文化現象所造成的或正或負的社會功能。爲此，在本節中，我們試圖從三個方面，對這一社會文化現象作一個簡略的歷史還原，並以期獲得相應的發現：

——從不同時代社會環境和“精神氣候”的還原中，發現相術、命學得以發生、發展的政治和文化因素。

——從相術、命學自身的發展、繁衍的歷史程序的還原中，發現它與哲學和其它文化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決定它面貌的文化原理。

——從不同時代，不同風貌的看相、算命習俗的歷史現象的還原中，發現時人與之契合的精神狀態和邏輯思路。

## 1. 蒙昧時代：籠罩於夏、商、周三代的 天帝命定論

和任何文化現象的出現一樣，中國相術、命學這一社會文化樣式的產生和看相、算命習俗的肇端，都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時代精神”。那麼，我國產生相術、命學的“環境”和“時代精神”又是什麼呢？我們不能不考察一下它們的起源。

就像行醫的總愛吹噓自己是十八代的嫡傳，以示不凡一樣，中國命學家數起自己的家世，也往往要高攀幾位聖人，以示正宗：

“命理之學，由來久矣。古之言命者，簡而賅，庖犧曰‘正命’，仲尼曰‘天命’，老聃曰‘復命’。類皆得之於天，賦之於人者。”（《滴天髓闡微·孫序》）

“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

（《三朝記·少閑篇》）

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將傳說中的人類的始祖庖犧，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領袖堯、舜，周朝的創始人文王，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和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子的牌位，一古腦兒全搬進命學的廟堂，作為命學的開山之祖，祭祀起來；也不管傳說中的庖犧究竟和誰討論過命理，堯、舜、文王的命相故事有幾分可靠，孔子、老子的“命”說和命學家說的命理是否都是“皆得之於天，賦之於人者”，便作為師承祖訓。如此這般的驚人之論，異聲同曲，歷代不絕。說的人多了，便為“一說”，別說是芸芸衆生被鎖住了，就連有些學者也被蒙住了，甚至也下起了“相法堪輿，三代前已有”的結論。

這類惑世之說，流傳甚廣，必須一辨。

我們知道，預言個人今後的具體的命運內容是相術、命學的根本目的，但個人命運的觀念則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命運的含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着不同的特定的內容。在殷、商、周三代以前“茹毛飲血”的原始氏族社會，由於生產力水平的極端低下，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極端簡陋和貧乏，每個氏族成員只有在氏族集團之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之中，不存在着超越氏族羣體生活水平之上的貴賤、貧富的現象。因此，在“三代前”這樣一個混沌的時代，並不具備相術、命學得以產生的社會“環境”和“精神氣候”，當然，也不可能產生研究個人命運規律的命理之學。

中國先民對命運比較自覺的思考，還是進入距今三千多年的奴隸社會之後的事，但他們說的“命”並非主要是指個人的命運，而是神秘莫測的“天命”。在他們看來，“天”是至高無上的，能體現主宰萬物的“天”的意志的，便是“天帝”。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詩經·大雅·烝民》）

天帝生育了他的子民，嚴格地規定了各人的名分，但對有違他的意志的人和事，板起臉來則無情無義，六親不認，降災降難，嚴懲不貸。所以，天帝不僅決定了人的貴賤等級，而且還持生殺大權，主宰人的吉凶、禍福：

“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國語·晉語》）

“先王有服，恪守天命。”（《尚書·盤庚》）

無論是天子還是黎民，吉凶、禍福的前途命運無不被天帝把握。且“貳必有咎”，哪怕再倒霉，除了“恪守天命”，誰還敢有什麼非分之想？這也難怪時至春秋，天帝這種肅殺的威嚴仍不減當年。一個又貧窮又不得志的士大夫，“憂心殷殷”幾

乎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唱唱“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的小曲，也就心安理得，得到精神上的解脫，一了百了了。

這種天帝命定論的天命觀，甚至從字義學上也留有濃重的痕迹。漢初根據上古史籍而輯成的字書《爾雅》，將“命”與“令”、“禱”、“訴”、“請”、“訊”等歸之爲一類，解釋爲祈禱神靈，溝通天命，將“福”、“祿”與“祉”、“祓”等字歸之爲一類，解釋爲“祐”，甚至有人乾脆將它稱之爲“天祿”。將“吉”解釋爲“祺祥”，將“凶”解釋爲“咎”，但凡這些都與“天命”相關，這實際上都是一種天帝命定論的曲折反映。

其實，這位至高無上的天帝，就是人間的天子。這種天帝命定論的觀念，實爲統治階級神權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西周政治上實行的是以嚴格的嫡長子世襲、庶子分封的宗法制爲基礎的分封制，經濟上實行的是國家公有的井田制，爲鞏固這種制度，他們又實行嚴格的等級制。

氏族血緣關係的親疏，直接決定着人們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而各階層的承襲，上至天子，下至管理馬牛的小官吏，貫徹的都是“以長不以賢”的嫡長子繼承制的原則。“子以母貴，母以子榮。”一個人能否有榮華富貴的前程命運，全看天帝所決定的與天子之間的血緣關係如何，這就是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卷二所謂的“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爲固然”的奴隸社會的封建制。嚴格的禮制又將人們的生活納入了各自的規範模式，乃至於想多設一鼎，衣服穿錯顏色，都被視爲彌天大罪，而這一切，又被認爲是“天帝”的意志所決定了的，終身不變，千古永恒的。既然人一經出世，他一生的貴賤、貧富、福祿都因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明明白白地規定好了，而且還“有動作



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更可怕的是若不安分守己，“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一神聖可怕的天帝命定論的觀念，鑄造了時人對奴隸制的等級制和禮制，只有“勤禮”、“守業”的人生準則，《春秋左傳正義》謂“能者養之，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者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即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順；逆天命無法度，便咎由自取。守本分為福，非分之想為禍。天命是不可改變、不能違反的，那又何須看什麼相，算什麼命，研究什麼命理呢？按照各人的名分，恭敬地“守業”，就是他們的唯一前途。因此在夏、商、西周初年這一天帝命定論的天命觀佔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環境和時代精神的文化氛圍中，相術、命學沒有扎根生長的土壤，也不存在看相、算命的習俗。那時的迷信習俗，主要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的領悟天命的卜筮。所以荀子斬釘截鐵地說：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荀子·非相》）

荀子生活於戰國，距三代之末不過幾百年，他的論斷，遠比後人無憑無據的猜想要準確得多，是可信的。

## 2. 混沌初開：春秋戰國之際個人命運的思考和相術的誕生

從現有材料來看，確切地說，中國命理學最早出現的樣式是相術。

稽考信史，相術的最早記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紀春秋之際。它首先興起於統治階級內部。《春秋左氏傳·文元年》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載，在一次會葬中，孟穆伯公孫敖聽說周內

史叔服會看相，於是就請他給自己的兩個兒子看相。他看後推斷公孫敖一個名叫“難”的兒子是爲他送終的“收子”，另一個名叫仲孫谷的兒子爲繼承香火的“食子”，必有後代於魯國。後來仲孫谷果然生有一子，名茂，即孟獻子，爲魯國賢大夫。另據記載，活動於公元前六世紀的趙簡子的大夫，鄭國人姑布子卿，當時也已經以精於相術而聞名於世。東漢趙曄著的歷史書籍《吳越春秋》中還記有這樣一個故事：生活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吳公子光想謀殺王僚，苦於沒有得力的人輔佐，於是暗暗命令一位名叫市吏的相士爲他尋找義士，正巧遇到楚人伍子胥爲躲避平王之禍亡命吳國，披髮跣足，沿街乞討，市人中沒有一人能看出來，而這位相士一見就識破，說，我相過的人够多了，但沒有一個人能及上您的，您莫非是從異國來的王臣吧？於是邀請他共舉大事。另外還有越國大夫范蠡評價勾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的故事，和楚子文評說司馬子良兒子命相的傳說。從這些極爲有限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看相的風氣至少春秋時已在貴族階層中形成，所以袁枚說，相術最古，《左傳》中記載的公孫敖請叔服爲兒子看相的史實，可爲相術的濫觴。明代最爲著名的相術大家袁柳莊也說：“系相人之有術兮，肇東周之叔服。”周內史叔服是史書所記載的第一位相士。而當時的相士中又以姑布子卿最爲著名。

戰國時期，看相的記載逐漸多了起來，如《增孔子·執節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魏國國君魏安釐王詢問子順說，馬回有大夫的氣節，我想拜他爲相，您看合適嗎？子順說，他有否氣節我可不清楚，我聽別人說長眼睛，又像豬一樣看東西的人一定是很詭詐的，我看他就是這類人。魏安釐王還是用了他。後來，不幸被子順所言中，馬回果然以諂獲罪。另結合荀子

“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的慨嘆來看，至戰國，相命的風氣已從貴族階層蔓延到民間，初步形成一種民俗。

相術之所以能在春秋、戰國時出現，當然是因為它遇到了適合自己萌芽和發展的社會“環境”和精神氣候。

殷王朝的被推翻，帶來了神學政治的危機，西周末年，國人暴動，打破天子國君神聖不可侵犯的謊言，進入春秋，政治舞台上全面開打，熱鬧非凡：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春秋穀梁傳·序》）

中國社會春秋迄漢，是一個大動盪、大分化的歷史時期。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組織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井田制的破壞，直接動搖政治上以氏族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的分封制；農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為地主，連商人也憑財力參與政事；諸侯為了爭霸，被勢所迫，只好任用宗法血緣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隸出身的人。如春秋時貧窮到為人趕車的寧戚憑才能被齊桓公拜為上卿，後又升為國相；奴隸出身的百里奚憑智謀相秦七年而霸，開了庶人為官的風氣。進入戰國，游說則范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為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白身而為將，此已開後世布衣將相之例。而原先上帝命定為奴隸主的階層，有的因權力爭奪，死於非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至於在社會變動中有的貴族從社會上層降落到社會下層更是常事，如孔子本為宋國貴族，不得已“為貧而仕”，甚至靠當小吏、教書以謀生，莊子雖為王族，更是幾乎淪為乞丐。